

煙火

第 二 期

談談文藝的立場.....	浪兒
乞丐的日記.....	乞丐
掌兒.....	一帆
衝突.....	T C
就算是飄泊生活罷.....	珊君
寄夢中人.....	苦
編者曰	

我們願將我們的情和血，來培植純正的文藝之花。

談談文藝的立場

浪兒

剛從母體墮地的嬰兒的號啼，廚川白村說她就是一切藝術的第一聲，這是很合理的。藝術不是從進化了的人類創造起，是鐵一般的事實。在上帝造人的時候，大約是不曾小心，除給以肉的要求外，又摻進一些靈的分子。於是，燦爛的藝術之花，開遍了大地。

野蠻人類的的生活，像是只有肉的要求，但在他們肉的追求或滿足以後，却又形成笑，舞，啼，泣的表現，這能說他不是靈的作用嗎？有時他們為取得異性的喜悅竟致捨命流血，更可以說這是靈的要求超過於肉。原來靈和肉在人類的生命上是這樣不能分開的。一切的藝術品，當然也是靈和肉的共有的表現了。

一個被生活壓迫的人，往往因生活的壓迫而創出絕妙的藝術；同

燈

時一個失戀的人，往往因求情的寄托也可以創出偉大的作品。這是不着我來舉例的。嬰兒的啼哭，不管他是爲靈或爲肉，但他借哭來表示不滿，則毫無疑義。快樂固然可以形成美妙的詩文；苦悶也能够促成絕代的偉作。快樂與苦悶，無非是靈與肉的一種波動。一切的藝術，就因這波動而起。同是一件事物，在兩個心情不同的人看來，便有兩種不同的感覺。有人看嬌艷的花而興起歡悅；有人看嬌艷的花而引起慘傷。花固無不同，所得的結果却處在相反的境界，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在靈，肉的波動上又加上一層主觀的識別。在這裏我們可以確定，一件藝術品，除事物的對象外，還顯現着作者的靈魂。純正的藝術，沒有不是這樣的。

我們既是明白了整個的藝術產生的共同性，文藝當然也不能例外。厨川白村說文藝便是「苦悶的象徵」，這苦悶即是靈和肉的共有物。

。『……向人生道途進行的時候，我們就或呻，或叫，或怨嗟，或號泣，而同時也常有自己陶醉在奏凱的歡樂讚美的事。這發出來的聲音，就是文藝。』他這文藝的見解很是正當的。

當文藝製作的時候，文藝家的心受着靈或肉的苦悶的襲擊像一個狂放的瘋狂者，絕去了利，害，道德，法律……等等的典型，一直奔向執情的極處。偉大的作家，沒有不是在這樣的情態上創製作品的。文藝的產生既是如此，文藝的立場也就不難明白了。這裏我給她一個概括的決定，就是：一切純真的文藝，沒有不是建築在靈，肉的苦悶與作者狂放的熱情上。這是很淺近的道理。

近幾年來，中國文壇的紛雜，也正和中國政治的紛雜一樣。不過，在這文壇的紛雜中，我們可以把她大約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線，即是『普羅文學』與『非普羅文學。』我們根據正文藝的立場，覺得把文

。『……向人生道途進行的時候，我們就或呻，或叫，或怨嗟，或號泣，而同時也常有自己陶醉在奏凱的歡樂讚美的事。這發出來的聲音，就是文藝。』他這文藝的見解很是正當的。

當文藝製作的時候，文藝家的心受着靈或肉的苦悶的襲擊像一個狂放的瘋狂者，絕去了利，害，道德，法律；等等的典型，一直奔向執情的極處。偉大的作家，沒有不是在這樣的情態上創製作品的。文藝的產生既是如此，文藝的立場也就不難明白了。這裏我給她一個概括的決定，就是：一切純真的文藝，沒有不是建築在靈，肉的苦悶與作者狂放的熱情上。這是很淺近的道理。

近幾年來，中國文壇的紛雜，也正和中國政治的紛雜一樣。不過，在這文壇的紛雜中，我們可以把她大約分爲兩個對立的陣線，即是『普羅文學』與『非普羅文學。』我們根據純正文藝的立場，覺着把文

煙

藝塗上一種政治的彩色與坐在「象牙的宮殿」裏來吟風弄月，是同樣的荒謬。文藝不是「文酒之醪或者花鳥風月之樂，或者是給小姐們散悶的韻事。」同時「文藝決不是俗衆的玩物。」——苦悶的象徵頁二十九——更不是貼在牆上的「打倒」或「擁護」的標語，不需理解文藝的人也能明白這個。我們看看所謂「普羅文學」的內容是怎樣。「普羅文學」的靠山是馬克斯的唯物論；唯物論又是主張「階級鬥爭」的一本符咒。那末，所謂「普羅文學」便是「階級鬥爭」的幫手而無疑。唯物論在思想上也許有他相當的價值，但不能說附屬於它的「普羅文學」也就有了價值，這是顯然的事。

固然，文藝與政治往往有深切的關係，但不能說政治即文藝，文藝即政治。政治自有政治的重心與領域；文藝也自有文藝的立場與表現。如果我們可以把文藝納入一種事物的範圍中，豈不是也可以把人

類的思想劃在一條軌道上嗎？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倘若人類生來就沒有感情，智慧，……這些東西，自然用不着多說，事實却又不是這樣。前面我已說過，一枝同樣的花在兩個心境不同的人看來還有兩種不同的感覺；如此紛雜的宇宙，當然沒法作劃一的表現。

標榜『普羅文學』者，說一切文藝的製作要以無產階級為中心，離開無產階級便不是文藝。這樣講來，張競生的性史在張競生也說是唯一的藝術，又何嘗不可以呢？然而，文藝不是這樣單簡的。她是要將宇宙中萬有的現象都收在自己活動的領域。也許『普羅文學』者在上帝造他們的時候除給以靈與肉的要求外又給他們蓋上一顆『無產階級』的火印，否則便不是文藝天然的動機。王爾德的沙樂美，沙士比亞的悲劇你能說她是『普羅文學』嗎？但她的價值正因為超脫了一切而更形偉大。

煙

在西歐中古教權時代，人們的腦海中只有神，所以他們的作品大半只描寫神與巍峨的宮殿，而把整個的自然和自我拋棄了。有時所寫出來的詩歌是代表神來豈示慈愛。這恰與我們中國歷來主張『載道』的文藝有同樣的虛妄。所謂『普羅文學』不也就是這樣嗎？他們要把文藝弄成言中有道，自然就是『載道』派的復活了。在這裏我們可以確定，『普羅文學』是純文藝的反動，是一種『開倒車』的文藝思想。我們站在純正文藝的立場上，應擁護純正文藝的生命！

十九，十二，五於北平

乞丐的日記

乞丐

乞丐的日記，自然是乞丐寫作出來的東西，這是用不着多說的。大家也許要懷疑：既是乞丐，那有閒情逸趣來寫作藝術作品呢？不過

世間上的事往往也有例外。大家看見過要飯的老頭兒在深巷曲牆邊向要飯的老媽子調笑嗎？大家看見過要飯的瞎子背着孩子後面還跟上一個瞎子老婆嗎？如果你雖然不曾看見而認為這是情理中的事實，那末乞丐寫作日記也正和要飯的老頭兒調笑要飯的老媽子，要飯的瞎子雖要討一個瞎子的老婆一樣的可能。

『閒話少叙，言歸正傳。』

這是五天以前的事。一個衣服襤的的中年男子，坐在前門的南邊靠着牆在那裏晒太陽。面前擺了一大堆寫滿了字的舊紙，手裏控住短的一枝鉛筆頭兒，彎着腰在平舖的一張破紙上亂寫。我是一向好奇的，更愛管不相干的閒事。這種情形在我一見之下有如發現一個神祕似的要去偵察個究竟。觀察了好久，他確是在寫作什麼。寫了一下又沈思一下；沈思一下又滔滔的寫起來。不由得我的腳已移到他的身邊

煙

煙

他停住筆抬起頭來了。在他兩隻眼睛裏蘊含着無限的哀情和酸淚。他像有說不盡創傷，他像是一個人世的逃避者。……總之，他不是普通人們腦中的乞丐。我禁不住和他攀談。起初他還不肯說出所以後來我想了許多方法追問他，他才說了一個大概。據他說，他原也是讀過多年書的，家住湖南湘鄉縣，父親是一個殷實的商人，他是一個獨生子。在十九歲的那年和他的表妹結婚。表妹曾經在長沙某女校畢業，甚擅交際。結婚後彼此的感情倒也很密。去年夏間共攻陷了縣城，他的父母也在千萬被殺的中人被殺了。房屋被毀，財賍喪盡。那時他正在外面上學，他的愛妻遠在長沙，聽到了他家破人亡的消息，突然即刻要求和他離婚，「言盡情不轉」他沒法，只得忍痛解約。事後回到家鄉，全城已成一片瓦礫。荒煙漠漠，家門無覓處。秋風夜緊，月掛西城。身臨故鄉，一如塞外行乞，撫今思昔，黯然魂消。人生處

此，本不應再圖歲月；只因亂世人心，如狼似豹，願留劫後殘身，一觀秋江落日。展轉行乞，上月底來北平。今後但願站在人世的外邊來評味人世。說完了交給我一大束紙稿，據說是行乞中的斷片的日記。如果有機會代他發表，他也很情願把一個世外餘音傳向人世。倘若因此竟能得到一點人世的垂憐，便是此生不虛。回來細細的查檢了一下，語重心長，的是酸辛之淚。現在錄下幾篇，人們把宅當作茶後的談資或是警人的哀語，這些都不是記者和編者所要曉得的。——編者。

第三日

被狂風惡浪吹打的小舟，值不得計算它的生命。人離家破以來，已經有許多日子了。哈哈……！我居然還能活着，是幸運？是哀愁？恐怕只有天知道。我是真的還在活着嗎？沒法叫我自己相信。我又何必要相信呢？活與死是同樣的一回事。死了與人是沒有什麼關係：

煙

活着又與人有什麼關係嗎？好，這個不去管它。

如此一片瓦礫！向何處去找我父母的遺骨呢？我和她歡度春宵的洞房又在何處？呵呵！無情的瓦礫呵！

那裏幾個人像是在流淚？又像是在尋找什麼，真是笨豬！眼淚能夠洗盡人心的浩劫嗎？你如果要了解人生，人生就是這樣一瓦礫！我斷定你沒法能夠叫這瓦礫交回你的舊夢。那末，流淚也是枉然了。

今天是我行乞的第三天，就算它是第三天罷。當一個人回到故鄉就得行乞，該是什麼一種滋味啊！我感謝上帝！這種滋味的代價如此之高，而我竟能嘗到，畢竟是值得感謝的。而且，我是走到另一個世界了，一齣人能夠現在有的世界以外發現了另一個世界，該是多麼值得可喜！這另一個世界是何等的單簡呵！沒有愛，沒有欲，更沒有恐懼與嫉妬。整個的世界只有我，我就是這整個的世界。我真幸福呵！

我真幸福。

好幾處已經有人在這建築房子了。他們像是忘記了過去的浩劫。愚蠢的人！如果你們不從建築人心做起，你們的房子便是建築在沙灘上。洪水一來，還不仍歸是一片荒漠嗎？你們應該知道，洪水猛獸是不會給你同情的。

秋天晚霞真美呀！尤其是照在這一片礫上。每塊瓦礫都發了淒慘的光，也許牠就是惡魔的靈魂的微笑。

好了，我對我的故鄉已經認識得清楚了。我不應該再有所留戀，留戀有什麼用呢？還是去多找點人生的材料好。好，瓦礫呵，我和你再見罷。

第五日

這個小鎮市是我幼年在小學讀書的舊地，爲什麼也都改變了呢？

煙

難道也備我的家，遭了同樣的命運嗎？往昔有二三百家的店舖，現在呢，只剩下十多處破舊的房屋。我記得小時我一個人上街買糖果，那時多麼熱鬧呵！依舊是這個小鐘，但消失了我和牠過去的一切。幸而已遷來了幾家人家，或許不致叫我餓死。

帶回來的東西早已吃完了。當我發出向人們求食的第一聲，直忘了我自己的存在！我不相信我能說出口。然而我已說了。在施與的人們的眼底，像有兩柄利刀直刺上我的心！雖然他們不會說什麼。殘剩的菜屑和冷飯，究竟是什麼一種味道？但它也和山珍海味一樣的度過了我的生命。

我雖是在行乞，只要不遇見我昔日的妻，倒也可以這樣活下去。遇見了她難道就不能活嗎？她也是人世中的一個人呀！後來我又這樣想。

真難受！給了我一點冷飯又罵了我一頓。我是不該活的嗎？你只看見我是在向你求食，你却看不見還有張着嘴的猛獸在等待你呢！罵！於我有什麼關係。我活着就是要取得你們的罵。

這是上帝給我安排定的，不然，昨天夜晚那樣的冷，而我今天並不覺有病。如果我真的病了，或許有一種更濃厚的味道。在從前，夜晚從床上起來爲我的妻到一杯茶，倒燒熱了三天。上帝真厚於我呵！明天我得脫離這個小鎮才好，然則又到什麼地方去呢？——明天的事究竟是明天的事，今天且睡覺，不要管它。

第八日

三四天來沒有寫日記了。可寫的事太多，無處着筆。今天初到這裏，幸而是在人家吃晚飯以前到的，不然又要餓一頓。這所古廟，當年景況該是多麼好啊！現在雖是破敗，在流浪人還算是很好的安身地

煙

呢！牆壁還不曾坍塌，倒可以擋一擋寒風。這裏大約有同命人已經住過，還爲後來的我留下一堆稻草，感謝，感謝！

聽說裏離長沙不遠了，我得繞一個方向走過去。長沙的熟人又多，而且萬一遇見了我的妻，也難免有點不好受。

我如果到長沙找一找朋友，或許他們可以給我想法子，然而，我不需要。我還想在人類的戰場上來顯示身手嗎？我不願做這樣愚蠢的事。

第九日

是想今天離開這裏，一早起來覺得太過疲倦。好在沒有什麼在等待我，多留一天有什麼要緊。

誰家的一隻黑貓，昨晚把我從夢中驚醒。起初我還有點怕，後來想，有什麼可怕；怕！是幸運者才有。

現在的我，如果給我的父母看見，該要怎樣苦痛呵！好在他們看不見我了，這算是我的幸運。

大約中秋節快到了，街上的人特別多，尤其是賣月餅的店，生意更好。我記得去年的中秋夜，她不是坐在我的身邊對月彈情嗎？如今呵！……這些不要去想它，想它又有什麼用！

爲什麼人們都像對我很注意，也許看出我是新做乞丐的。自然，我對於乞丐應當怎樣去做才是一個平常的乞丐的方法還一點不清楚。我當留心去看。他們該不會知道我的過去吧？——知道也不要緊，除了把肚子裝飽以外，難道我還有其他的需求嗎？

總之，還是早點離開這裏好。

(待續)

煙

寧兒

一帆

煙

我。

從多趣的母親來信中，透露了這樣的消息，說近來寧兒常常問

突然也引起了我的思念，思念着十年前的往事。

七載未歸，昔日許多常見的姑娘現刻大半已不是姑娘，恐怕有些自己又有小姑娘了。再追溯三年上去，總不免有些迷糊；然而這却是一件彷彿如昨的情事。

聽說要添一家新鄰，我心中早就隱隱着許多增加的遊伴；然而大門內東偏院的房屋仍是閒着。這時已是歲暮臘殘，照俗例是很少遷移的，突然在一天中午後新鄰却搬來了。傢具很少，人口自然也不多。閉着他們獨院的小門，顯得如昔的寂靜。失望了，尤其是我。幸好那時還是興高采烈擁護陰歷年的社會，小孩子期帶着年的來臨和希望大人帶上街去置辦年節禮物的倖心，填充了失望。

禮

晚餐後母親媿母閒談着新鄰的事，打算明天去看看，我已不得立刻就走。忽然側門呀——響了，迎來了一位中年太太，一位畫中姑娘——可以生殺人的姑娘。我這時不知怎麼突然胆大，不僅是偷視，簡直很很的癡望。

中年太太同母親媿母談的甚麼話，我沒有聽清楚，在她讓這位小姑娘給母親們行禮時，叫出一聲『翠兒』，入耳深切。

N城那時還是點着清油燈桐油燈之類，像我們照石油燈的是先進人家。在燦明生輝的光線下，她益覺秀美了，目光不期然的又遇着了，她含羞低首。後來望望她母親，她忽然低喊聲『媽！』我恐怕她另有下文，幸好是她母親看見她思睡的樣子，立刻辭歸了。

一個如火如荼的長夜。

次日是除夕前一天，我們同母親去回拜；但是機緣不巧，她同她

父親上街去了。她們家裏人很少。雖也看見了一個女孩，却是丫頭。

大家忙亂的除日，我反是悠悠然的閒着。呆看人家的門不知有甚麼用處，然而偏要看。一切多依舊，只是多了門頭『遷地爲良』的橫額，一副鮮艷的春聯。我雖是認得許多字的人；但我却識不透『學賢居陋巷，修德借芳鄰』的深意。如今雖明白她這家芳鄰是曾反被我借了，不過空知道而已。

見面的機會多些，連那個小丫頭我也知她叫春容了。元日第二天我們給院鄰拜年，她同我們居然熟了。當她們來回拜時，母親給了她二百文制錢，紅繩穿好的一般大的白銅康熙元寶。這個在當日N城生活費用很低，可以值一錢五分銀子的數目，比她家給我的多，比家裏給我們每人的歷歲錢更多。然而我不計較，我不隨怨母親的偏心，反而是莫名其妙的狂喜。

煙

我們放鞭炮，我們抽糖人，我們……度着『同玩生活』。

在弟妹們中，二妹同我的感情特別好，大妹領導着中弟，俊弟。與弟是在我們這一面。遠鄰的兒童是被視為雜牌軍隊的。姑母帶回表弟們來時雖然分開；但我這派勢力特別雄厚。現刻這一枝生力軍是編入那一部呢？兩派都期待着。幾天後，寧兒同二妹非常要好。

童年的新歲，真不堪追尋！

我向來對於服裝不大講究，母親慈愛好強，偏要替兒子打扮。秋季色的綢棉袍，鞋也是很漂亮的。當新正油膩的環境，加我跳玩的秉性，自然是加速度的髒污了。母親當着寧兒的面這樣責備我：『你怎麼不愛乾淨，你看寧兒也是過年換上的新衣，一點油都沒有，多新鮮！』說着還要指給我看。逼得寧兒同我，第三次的一齊紅臉。我還自強辯着：『誰個不願意穿乾淨衣服呢，又不是我自己要臟的！』寧

兒是我頂着不大對，她說瑾等我們，趕快去。出來不見二妹，她望着我笑了一笑。

春光不易留，我於開學後上課去了，回來幸多會面的時候；但她却少講話，有時深深的對我一笑。母親總愛誇着寧兒來罵我，使暗喜和羞慚交互着。

學校因軍隊駐紮而停課，於是我便求寧兒的父親授我詩經和唐詩。在『共讀生活』中，我們有如蜜的甜適。

S省的朋友邀她父親出門就事，我們見面的機會自然少了；但當她起好給父親的信稿讓我修改時的親切態度，和特爲酬勞我而送來美肴，那時的笑容，都是兩篇無雙的好詩。

負笈來京的前天，她同她母親給我餞行，她母親親手烹調，她殷殷勸酒。我推說：『我不敢再喝了，喝了紅臉。』她逼着：『再喝幾

煙

題

杯！我正要看你的臉紅。」我無言屈服了。

我怕擾亂情緒，我不敢勞人遠送。在別的剎那中，我們呆望了許久。

是我們自己怯懦？是當時社會使得彼此父母賢而欠明？愈想愈覺惘然！

——來京後一年，二妹夭亡，這使我痛哭澈夜的消息，半載後才讓我
知道。寧兒的更少了。

後來聽說她父親把家眷搬到S省後，她的母親因病辭世，熱衷的
寧兒何堪當此。幸好有詩書作伴，始勉強度活下去。父親多情，垂憐
子女不願續弦；但女兒孤單，總須有人愛照。失恃人兒的命運在碎心
時被決定了。她父親選中同事中一位同鄉的無兄弟姊妹的兒子，便託
以終身了。他是我知道而且很熟的幼雲，一個體貼入微的細心人。但

是他的父親人稱孝廉公的屏翁先生（因為他說過，前清不倒，我已經中舉了。），我覺得他那刻不離手的長旱煙袋是象徵着他的威儀。他家正庭掛着一幅裱好的朱子格言中堂。我們小孩時，他偏要同我們講。其實他對他的父親就不聽話，但他却打罵幼雲，要他絕對恭順。他在N城有風流笑話，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名婦。

寧兒同幼雲是客秋在N城新婚，雲是在本地中學畢業，懷升學之志而不能償的青年，寧兒是一個常常淡含笑容而中心如焚的熱熾着的少女。雲的傷痕，寧的抑鬱，在他們結婚後，漸漸痊愈消失了。好像似強烈愛情引起了別人的嫉妬，雖然沒有小姑，但一個婆婆已經够了。

在雲的生辰的夜間，寧兒親自預備了酒肴，兩人圍爐對酌。翌朝，天剛拂曉，就聽見婆婆呵叱遲起的聲音，寧看看雲，又聽聽呵聲急

煙

怒，終於割愛披衣起應。屏翁幫助太太更罵起嬌兒，說雲是聽了媳婦的話不要父母了，哭聲罵聲陪罪泣訴聲，使雲不得不掀被而起。

多年的抑鬱，從感冒轉為急性肺炎，雲的生命一部分是送在庸醫手中了。

隨心的女郎，怎經得住這重重打擊，屏翁決然要讓她守節，但他何曾知道她早有這種自然熱情。老太太哭死哭活罵出罵進的要兒子，說媳婦是尅夫的命，方死了他的兒子。璋兒的父親沒有了主意。幾月來她的公婆整個的代表了崩潰的社會向她進攻。

我斷續的聽聽這樣零碎消息。我曾經陪流過不輕易出眶的熱淚。在接到母親的信不久，我正想寫封信給璋兒的時候，她的華翰倒先殞了。

『帆雲』

別後萍踪靡定，坎坷頻來。慈母見背，阿塔遠於新婚中棄世！薄命如斯，應以身殉而欲以身殉者再；第念家君年高，弱弟待撫，迺覯然延喘。不圖侍奉無狀，難見諒於翁姑，竟遷怒及泉下。此心早碎，何有于生。轉維社會之類我者正多，顛連無告，災禍中者尤不少，凡此俱待拯拯。且生之義恐不侔於自戕，人之義更須完於濟衆，詎能泣死牖下置大任於不顧耶？睽違以來，思念彌篤；近謁伯母，因得行止。故人多義，敢乞明教！

靈上

難得她這樣的簽署舊稱謂。

新生的寧浮在我面前了。

一九三〇，一二·一〇於保定

衝 突

T C

煙

(三)

距A城東北約莫二三里的路程，有一個菱湖公園，這是A市的市民唯一的遊樂地。在春夏的節季，遊人麇集，風景倒也清幽。湖的西北邊的遠處宛延着青翠的高山，東南有長江圍繞，頗有些勝境的景象。尤其是在荷花盛開的時節，自太太，小姐，以至市井的頑童，沒有不以一臨此境為快的。園的面積並不大，因為是在湖濱，眼界也還顯得遼闊。一座半舊的樓房臨湖建築，是遊人的休息地。在樓上可以望見江南隱約的山峯，長江風帆的上下和A城的全景。如果是在霞輝日暮的時候，山光江色會使你忘記歸途。堤岸的垂柳和散在湖中一二處小巧的建築，只需點綴上幾個盛裝的妙齡男女，便有十足的西子風味。自然，在這風光誘惑中，往古來今，誰能計算曾經陶醉了幾許青年愛侶？又誰能知道這已成為幾許愁人的傷心地？

秋盡冬來，景物收斂了繁榮，人們也忘記這公園的存在。除下野獵的村童偶一光臨尋樂外，便寂靜得像一個孤島。因此，又成爲佳人文會的場所。雖然是在北風怒號或是霜雪迷漫的天氣，也還有冒着風寒來追求夢幻的狂愛者。而且，彼此往往以這風寒來證明自己的真切，所以很易於促成彼此夢幻的實現。

這是一九二五年的嚴冬北風刮着槎枒的柳枝烏鳥的作響。這公園像一個色衰的歌妓，門庭冷落得可以了。只有留存在湖中的殘荷瘦梗，迎風搖擺，像是在痛泣遭遇的慘傷。四野荒涼，恰是一幅愁人的寫照。這時A市T女學五年級學生的雪雲因爲她的哥哥的介紹和青苔在這幽靜的園中作初次的面談。孤立於寒風淒色中沈寂的小樓，頓時添上活動的氣象。

在青苔的過去，雖然和異性有過不少的來往，尤其是在大學讀書

煙

煙

時代；但爲着自己專心習畫和固執的自尊，曾不敢在異性的面前表示過真實的心跡。他也曾幾次想替自己一堤愛的春水開上一個缺口，結果總被怯弱的心阻住。爲着這兩種在內心衝突的力，使他深深的領會過青春的苦悶。自從他發覺自己的內心有一種愛的活動一直到現在，刻刻像一個失了慈母的嬰孩感着靈魂飄渺無依。當他在大學畢業的那年，有幾個異性的同學約他到西湖去寫畫，在輕舟搖蕩中，在和風翠柳裏，在山光波影的懷抱，他緊張的心弦曾經幾次玉指的彈弄，但怯懦的青苔，面紅耳熱，像一個初上城市的鄉童畏縮思逃。雖然每次都深深的責罵自己太無勇氣，一經事到當前，却又軟弱得無地自容了。他的朋友，他的同學，沒有不說青苔是一個多情而冷靜的青年，因爲他在微密的事物上都流露着熱情的火焰。有一次他同班的某女士向他借錢買顏料和畫布，本來他身邊也是和她一樣，但他即刻答應了。後

來暗暗的將自己所有的衣物送進當舖。並且，不曾給任何一個人知道。他常想，如果有一個真正了解自己和愛自己的女性，雖然在她是一件細小的歡慰，就是涉盡千辛萬苦也願去使她實現。他對於愛的精神和原則是這樣決定的。有時他又想，如果有一個已經愛了自己的人一旦又棄了自己，那時他情願拿一把利刀將自己的碧血來祝福她前途的平安。他並不是感着自己的愛人投向別人的懷抱是件可嫉妬的事，他乃是覺着死於愛的箭下靈魂會永遠在微笑。在從前雖然不曾給他愛的精神得到實現的機會，他却假定有一個異性者是在愛他，他應當怎樣去向她敬獻真誠，他怯懦和自尊的心，白白的葬送了他一段青春的學生時代，後來他回到A省的一個學校教課，在夜闌人靜皎月窺人的當兒，重溫着往日的舊夢，更深深的痛恨自己的庸弱。

雪雲的哥哥拯華，是青苔在中學讀書的教師，對青苔溫和冷靜的

煙

態度留下深刻的印象。青苔回 A 省後仍然以師禮事之。在彼此言談間，對於藝術，對於人生，都是取同一的方向在進行。而且青苔在大學讀書時曾經環境的引誘終於保存了一頁潔白的青春史，因此，更引起拯華的注意。雪雲的幼年父母都去世了，孤弱無依。拯華因與雪雲有同族的關係，願承撫養，使她和自己的妹妹一樣去受教育。並且，有時還加倍的愛她，想消殺她淒涼的感覺。只要雪雲想到什麼總設法使她滿意。雪雲從小就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孩，有時不免想起自己的身世，曾不敢當拯華的面前流過眼淚。現在雪雲已是十九歲的青春少女了，已往的創痛太深，爲她介紹一個異性的朋友來安慰她的愁寂，是使她改換心境的一種方法。本來，拯華已是一個專制婚姻的犧牲者，對於雪雲的婚事久已主張由她自己去選擇。處在閉塞的 A 城，很少使她和異性有接觸的機會。在五卅事件發生時，她被同學舉做出席學聯

煙

會的代表，當時追逐她的男性向她獻媚殷勤，而她都拒了。拯華想到如果這樣長遠下去，會使她在身世的悲感上又增加一層青春的苦悶。而且，萬一因一時的衝動悞擇了一個不能安慰自己的人，雪雲的一生便沈入苦痛的絕底。拯華爲她這件事曾經費過很大的苦心，自從和青苔接談後，深知青苔之爲人。拯華的戀愛觀也是寧願愛一個天生的情種而不願愛一個薄情的豪富。他從各方面證明青苔是個富情感的人，而且青苔的家庭環境只是比她多存一個裏年的老母，彼此在過去有同樣處境的人，彼此的同情定會來得更加真切。他決定青苔是可以安慰她過去的不幸，因此，乘青苔寒假歸來特介紹他們先做朋友。如果他們由友誼進而成爲終身的愛侶，便爲自己解除了一番憂心。極華是這樣在希望着。

雪雲呢，一顆久經創痛的心，乾枯得像一匹深秋的黃葉。她早想

爲自己的生活謀一個進展，無奈處在半開化的A城不容易使她的企圖實現。而且同學們個個都穿上一件虛僞的道袍，她們把光明的愛當作罪惡，而暗地裏追逐異性的衝動却又佔有了她們的心。她們善於嘲笑他人一件不值得嘲笑的事，自己仍然又在建築罪惡的宮廷。雪雲爲了這層，曾受過多次的苦痛。而她固執處女的尊嚴倒反比別人來得堅決。雪雲在師範三年級的時候，愛和性的要求都已達到成熟期，與她所接觸的幾個男性處處使她起一種反感。計劃未來的途徑不免又牽動了過去愁網。她爲着希求暫時的安慰，於是將自己搖動的心交與了一個同年級的同學W。他們彼此都當作自己是異性，如果還得對方把自己當做「丈夫」，便有無窮的樂趣。每晚舍監查房以後，她們兩總有一個偷偷的跑到別一個床上去並頭私語，擁抱和……這樣倒也使雪雲得了不少安慰。有時她們或因細故而反目，善感的雪雲，卻又不免興起身

世的感傷。垂柳池邊，對月彈淚，是雪雲愁寂時的生活。W對雪雲是處在被征服的地位，每次爭鬧，結果總是雪雲佔了勝利。她們的愛常常因此又深進一層。雪雲這次和青苔成功友誼，是了解雪雲的過去的人都很爲她欣喜，只有W却私自流了不少酸淚。雪雲紅潤的面龐，窈窕的風姿，在全校中最引人的嫉妬和羨慕。她的服裝，總是開一校的風氣之先。她長於修飾的技能和她生理的變態同時演進。拯華從各方面證明她是在希求異性的安慰者，把介紹青苔給她做朋友的話告訴她，她起初紅着臉表示反對，後來在她的一笑間吐出了熱情的火焰，拯華再向她追問時，也就低眉默認了。

這次雪雲和青苔在公園會談，是拯華事前給他們約定的。拯華和青苔先到，雪雲由她的一位女老師曾經參與爲他們介紹的領她同來。青苔雖然長她五歲，但於異性交遊的經驗也和她差不多。他在小憐

■

的涼臺上，望見遠遠的有兩輛人力車向這公園進發，心中像個小鹿兒在跳動；車兒愈近，跳動愈急。樓梯嗒嗒的響聲，直把他送入朦朧的境界。他們在小樓中各自選了一個坐位。雪雲緊緊的坐在那位女教師的身旁，血紅的臉，羞蒼蒼的，連呼吸都來得不自然。青苔，表面上是比較安定點，眼睛老瞪在牆上的字畫，不敢稍有移動。茶房送上了茶點，即刻退出去。這時拯華起身爲他們介紹，并說了一番希望的話。後來談了一些不關本題的事，青苔勉強發了一點言論。雪雲始終沒作聲，但也曾偷看了他幾眼。有一次他們的視線恰恰相遇，他們的全身又狂熱了一次。話聲停了，小樓復歸於沈寂。寒風吹在玻璃窗上陣陣作響。從窗口望出去，在蒼茫灰色中的遠處有一兩家村落。看不見一個行人，他看不見一隻飛鳥。隱隱有一聲兩聲犬吠聲，算是這原野中的一點生氣。青苔暗想：在過去雖是幾經苦難的保存了這一顆潔白

的心，現在能得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亦足以補償遺憾而有餘。而且，聖潔的姑娘只有聖潔的心才配去愛她，否則便是罪惡。自己如火如荼的熱情，已經潛伏了許久，只要她能夠理解情的力量，將來定會成爲終身的伴侶。他計劃着如何去要安慰她，如何去使她快樂，如何舉行一個莊嚴的婚禮，如何組織將來的小家庭……。沈寂了半響，極華堵起來說：

『這裡很冷，我們回去罷。寒假中你們可以常常在一塊接談，不要拘形跡。雪雲是很幼雅的，要請你隨時指導她。家裏並不常有客來，沒事時儘可到書房裏和雪雲一道看書。希望你們從今天起，走到一個未來的美愛的世界。』

煙

青苔回到自己的住處，愉快得不知怎樣才好。在現在的每個時辰，也許就是所謂人生的黃金時代。上帝給每個人都安排了一段光榮的

美境，在這光榮的後面却又蕭蕭的帶來了一個灰色的世界。春花嬌艷，怎奈風雨無情；美夢溫存，誰教時光不住！「好景不長盛筵難再。」不解人事的青苔，那能懂得這個呢？他返復的映演着日間的情景和描畫着未來的世界，翻來復去，終夜不能成眠。他發現人生還有如此美滿的處境，這定是仁慈的上帝的力量。他微笑着，忘記了一切的所
有。

(四)

自從雪雲和青苔在公園會面以後，兩情脈脈，相見恨晚。他們的感情的急進，有若巴江之水，一寫難留。自然，雪雲和青苔都到了青春的爛熟期，渴待着異性的調和，如同久旱的禾苗渴待着霓雨一樣。而況且他們的處境又會有同樣的慘傷。一個愛委曲的嬰孩，怎能不哭訴他的慈母呢？他們把對方都作是聖潔的愛神，互訴衷腸互慰蜜語。

舊曆的新年快到了，青苔接到他的老母從T城發來的信要他回去過年。他呢？不但絕無歸意，而且不敢告訴雪雲。有時雪雲問他，他還說「因為道途不便，家母來信叫我就住在A城。」青苔一面寫信給他的老母稱故不能歸來，一面高張着蓬帆，向愛海的中流進發。

那時T女學還不曾放寒假，在他們會面第三天的午後，青苔來她們的學校看他。雪雲和青苔的會面，一日間已傳遍了全校。同學們個個都注意雪雲的行動。雪雲一向是很少和外人來往的，現在居然有人來會她，自然是他而約疑。青苔渴望和雪雲接談，自是情理中的事。但怯弱的青苔一想到她有許多頑皮和多事的同學，又十分的懼怕。他心神舞躍，把全身燒熱得像一個火人兒。他聽得遠處有一羣少女的嬉笑聲，愈近而愈戰慄。雪雲走進會客室還未曾坐下，四起的邊聲，直如陣地兵馬，將這小巧的客室重重圍困。只有雪雲的愛友W不曾參加

煙

，這是雪雲後來親自告訴他的。可憐怯懦他和她，那經得起這樣頑弄呢？在如此嚴重的監視之下，當然是不能說出什麼的。他們談了幾句不關重要的話，青苔就告辭走了。客室的門外，排列着重重的隊伍，這時青苔恰像一個檢閱軍隊的將官，打這森嚴的視線中過，萎縮的靈魂，已遠離了他的軀體。青苔走後，她們關於青苔的評論，成了丁校全體學生言論的中心。雪雲在同學中的地位，也日漸孤獨。『快去找你的日記，他正在想你呢！』同學們一見了雪雲，都打起這樣的腔調。她被同學們玩弄得笑又不是，哭又不是，恨不得即時放假回家，好逃避這些無味的纏繞。雪雲爲了這層，曾深深的痛恨同學們的淺薄。青苔自受到這次的經驗，再也不敢到丁校去看她了。（未完）

就算是飄泊生活罷

（續）

珊君

細雨濛濛中抵浦口

車將抵徐州時，又是一個夜間，從車窗中探視列車婉蜒的奔着，似裙帶柔美的飄動，火灰不住的向後飛撲，暮靄四合中，萬家燈火齊明。我想起了今昔之盛衰不同，更憶起兩年前徐州旅館茶役唏噓爲我道車站燈光明滅的往事，他說近幾年燈光忽多忽少，正像火車頭上「撲！撲！撲！」聲中的煙一樣。

車入安徽，過蚌埠，臨淮，就看出居民的住處不同了。從土屋變爲瓦房，由聚棧漸趨散居，易車道爲小徑，竹製品隨時在車站上有兜售的了。要細說彼此的生活情形，不是本文所能負的使命。

一列兵車停在烏衣，據說是昨夜被撞，車上的兵死了許多。中國的兵們這幾年中有時死的真莫名其妙，往往不是一戰死」。像昨夜這樣『X式死法』中之『撞』，實深『令人浩嘆』，我很想懸名手書『出

師未挺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等，刻板廣印，普，輓這一類的「國士」。可惜此類未償。

浦口在望了。從風聲中送出薄薄的墨雲，鐘山羞藏着，江色却波湧的送來。黃的江水漾映隔岸危樓，家家樓頭浮罩着灰白的氛氣，不多幾縷金的陽光自天的西隅斜衝進來，在光原的近處，襯托一角不暗天。景色雖不嬌艷，却自蘊着深厚的美。雲絲自雲片中下垂，微微向東北傾斜，落地生煙。此時風勢欺雨，陽輝逼雲。

人門都立起來了，雖然離站還遠。我很欽佩這種「急性兒」可惜不能持續着用於別種應該用的事情上面。

又是一陣擠。

我們於細雨濛濛中下車。

在下關。

夜來不便進城訪友，而且爲了要東下，所以就小墜下關。自國都南遷，南京旅館業佔光不少，據說城內的房間有時擠得『論榻而租』。『取巧』的中國人自然會從『利市百倍』中製造許多『槓』，下關雖較城內稍差，但我們亦不能不勉隨被敲的諸先進之後。

熱，這樣的熱是在各地過去未曾遇着的。同波上一個屋頂天花園去吃茶，正值歌女在清唱，派頭同北京一樣；但味免差得多了。於是便回到旅社。我很詫異小小茶園，竟聘了許多歌女。

勸後來告訴我說：『這是廢娼運動的結果，多數改邪歸正，所以就以歌舞爲職業了。』

在南京政府之下，廢娼理論者大抬其頭；在南京市政府和首都警察廳雷厲風行之下，頗收一時的效果。我們去時，正是運動極盛時期，現在好像似『運動過』了。

題

寄夢中人

苔

簾外月初圓，

孤枕透淚雨；

起抱夢中人！

夢中人已去！

◎◎◎

夢中人何處？

天涯無尋路，

願借初圓月，

為傳尺素書。

◎◎◎

書寄音容渺，

腸斷為誰道？

我欲絕此情，

此情空自老！

編者曰

「談談文藝的立場」一文，是本「煙」的讀者浪兒先生的來稿。我們雖然不會和浪兒先生會過面，但我們在文藝的途途上已有了共同的認識。如果因本「煙」的出世而竟能溝通愛好純正文藝的青年的心，則不獨本「煙」幸甚。

「煙」的領域雖小，我們很願意公諸愛好文藝的同志。只要大家有興趣，儘可將你們的心花移植於此。

第一期裏面的錯字很多，因為我們沒有時間親自去校對。有勞細心的讀者自行改正，這是我們很抱歉的。

通 信 處

保定舊提法司街三十五號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本刊價目

本埠零售：

每期大洋二分

外埠預定：

全年二十冊大洋五角

(郵費在內)